

MAOYUJIBUJIAJIANZHONGXUESHENGJIBIDUSHU

教育部推荐中学生必读书

欧也妮·葛朗台

[法] 巴尔扎克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欧也妮·葛朗台

〔法〕巴尔扎克 著

宋 武 译 李 想 校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也妮·葛朗台/(法)巴尔扎克著;宋武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4

(中学生必读书)

ISBN 7-5387-1518-5

I. 欧... II. ①巴...②宋...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2466 号

中学生必读书·欧也妮·葛朗台

作 者: (法) 巴尔扎克

责任编辑: 姚家余

责任校对: 姚家余

装帧设计: 龙震海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140 千字

印 张: 6.25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 000

书 号: ISBN 7-5387-1518-5/I·1463

定 价: 全套定价 133.00 元 (本册定价 7.00 元)

导 读

郑克鲁

◎作者和时代背景

在世界文苑中，描绘吝啬鬼最负盛名的作品有两部，一是莫里哀的《吝啬鬼》，二是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两者相较，《欧也妮·葛朗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有了很大的丰富和发展，不愧为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之一。作品发表后立即传至欧洲各国，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为赞赏，亲自译成俄文。

小说作者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是法国作家，1799年5月20日生于法国古城图尔。父母亲属于中等资产阶级家庭。巴尔扎克从小寄宿在外，在教会学校读书，难得见到家人。1814年随着父亲任职调动，全家来到巴黎，但他仍然过着孤独的寄宿学校生活。中学毕业后，他在公证人和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工作，看到了许多家庭悲剧和伤天害理的罪行。巴尔扎克自小养成思考习惯，这只“鹅群中孵化的鹰蛋”，在时代进取气息的培育下成为一头雏鹰，他一心要当作家。经过力争，家里同意他在两年内尝试写作。他创作的诗体悲剧遭到了失败，但他并不气馁。为了生计，他转入神怪小说的写作，5年间写出10部小说，可是经济状况仍未得到改善。病急乱投医，巴尔扎克转而想做生意，以改变自己在亲人眼中无能的形象。他接办印刷厂，一年半后宣告破产，欠下一大笔债，拖累终身。巴尔扎克重新回到写作上来。1829年，在积累了不少生活和写作经验之后，他发表了《朱安党人》，揭开了《人间喜剧》创作的

序幕。在此后的20年间，他还写过一些剧本，也试图再做生意，甚至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完成规模宏大的《人间喜剧》上。1850年3月，巴尔扎克与相恋了18年之久的波兰贵族遗孀韩斯卡夫人结婚，这时他已劳累过度，重病沉痾，正如古代希腊报捷的战士，经过42公里的长途奔跑，到达目的地便倒地而死一样，巴尔扎克获得幸福还不到半年，就与世长辞。

巴尔扎克度过了光辉的一生，如同雨果所说，他的“作品比岁月还多”。《人间喜剧》约完成了原计划的三分之二，现存91部作品。这是一座文学丰碑，具有不朽的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它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巴尔扎克对现实有深刻的了解，《人间喜剧》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在他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多么了不起的辩证法”。法国作家左拉也称赞《人间喜剧》是“一个人类创造的世界，由一个生前是个艺术家的不可思议的泥瓦匠所建造”。这些评价并不过誉，巴尔扎克确实当之无愧。他笔下出现了一个社会，这是现实社会的缩影。世界上从来还没有一个作家，像巴尔扎克那样，将自己生活过的半个世纪的社会如此完整地、深刻地反映出来。巴尔扎克的工作室有一尊拿破仑石膏像，在皇帝的长剑的剑鞘上写着：“这把长剑所没有完成的，我要用笔来完成。”如果说，拿破仑的历史功绩是巩固了资产阶级刚获得的政权，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巴尔扎克的历史功绩则是开创了现实主义流派，成为现代小说之父；如果说，拿破仑在欧洲战场上曾经取得了14次重大胜利，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那么，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面貌，这在法国文学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然而，拿破仑的未竟之业，即弘扬资产阶级的文化艺术，巴尔扎克则是完成这一大业的名副其实的巨匠之一。

19世纪上半叶是法国资本主义建立的初期，拿破仑在

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彻底败北，由此波旁王朝复辟，统治一直延续到1830年。由于查理十世的反动政策激怒了人民，七月革命仅仅三天便推倒了复辟王朝，开始了长达18年的七月王朝的统治，由金融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在这半个世纪里，资产阶级与贵族的斗争几经反复，但总的趋势是资产阶级逐渐上升，贵族逐渐败退和衰亡。巴尔扎克几乎是用编年史的方式将资产阶级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资产阶级的这部上升史是一部罪恶的、充满血腥味的历史。而贵族社会曾经力图重整旗鼓，恢复旧日的生活方式，其中，明智的贵族能顺应历史潮流，通过与资产阶级联姻来保存自身，顽固的贵族则日薄西山，苟延残喘，有的贵族则为资产阶级暴发户所腐化。这个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人间喜剧》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再现。巴尔扎克擅长通过一幕幕家庭、婚姻的悲剧去展示整个社会，特别着重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其描写的深度和广度，别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

《欧也妮·葛朗台》发表于1833年，也即七月王朝初期。刚过去的复辟王朝在人们的头脑中还记忆犹新。复辟时期，贵族虽然从国外返回了法国，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可是他们的实际地位与法国大革命以前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资产阶级已经强大起来。刚上台的路易十八不得不颁布新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向资产阶级作出让步，以维护摇摇欲坠的政权。资产阶级虽然失去了政治权力，却凭借经济上的实力与贵族相抗衡。发展到复辟王朝后期，资产阶级不仅在城市，而且在贵族保持广泛影响的农村，把贵族打得落花流水。复辟王朝实际上大势已去。巴尔扎克比同时代作家更敏锐，独具慧眼地观察到这个重大社会现象。他在自1830年以来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中，已经多次接触到这个题材，如《高布赛克》描写复辟时期高利贷者如何掌握经济命脉，《苏镇舞会》描写贵族与资产阶级联姻，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个题材在《欧也妮·葛朗台》中得到了全

面而充分的展开。小说的问世标志着巴尔扎克创作成熟期的到来。后来他尽管还接二连三写出许多杰作，但《欧也妮·葛朗台》仍以独特的成就，在《人间喜剧》中占据突出的地位。

◎ 内容提要

索漠城里有一座上了三百年的屋子，外表像最阴沉的修道院。主人葛朗台在 1789 年是一个很富裕的箍桶匠，共和政府标卖教会产业时，他用 400 路易贿赂了标卖监察官，贱价买到了县里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租田。上面派他当县的行政委员，他包庇贵族，不让他们的产业标卖；在商业上，他向革命军队承包了一二千桶白葡萄酒，弄到了一个女修道院上好的草原。拿破仑执政时，他做过市长，造好几条出色的公路直达他的产业。1806 年，葛朗台 57 岁，他的女人 36 岁，他们的独养女儿才 10 岁。他得了三笔遗产，数目之大，没有人知道。他成为本区纳税最多的人物。

他身高 5 尺，臃肿，横阔，腿肚子的圆周有一尺；脸是圆的，乌油油的有痘瘢；冷静的眼睛好像要吃人，是一般所谓的蛇眼；鼻尖肥大，顶着一颗布满血筋的肉瘤，一般人不无理由地说，这颗瘤里全是刁钻促狭的玩意儿。这副脸显出他阴险的狡猾，所有的感情都集中在吝啬的乐趣上。他表面上虽然性情和蔼，很好对付，骨子里却硬似铁石。

1819 年 11 月中旬的一天，是他的女儿欧也妮的生日。给她祝寿的有初级裁判所长克罗旭·德·篷风一家、银行家德·格拉桑一家，他们都看上了欧也妮要继承的财产。葛朗台为了“大放光明”，多点了一支蜡烛。9 点，来了个不速之客，这是欧也妮的堂弟、花花公子夏尔。巴黎浮华生活的行头，他应有尽有。他的举止，手拿眼镜的姿势，故意的放肆，欧也妮都觉得赏心悦目，使她当晚在床上老想着那个了不起的堂兄弟，睡不着觉。

夏尔的父亲让儿子给伯父带来一封信，信中详叙自己资不抵债，宣告破产，只得了却人生，把孩子托付给哥哥。夏尔对此一无所知。他看到伯父家楼梯间墙壁发黄，到处是烟熏的痕迹，扶手全给虫蛀了的楼梯，在伯父沉重的脚下颤抖，疑心自己走进了一座鸡棚，心想：“父亲送我到这儿来见什么鬼呀！”

葛朗台吃早饭时把弟弟自杀的消息说了出来，他要把夏尔送到印度去。他出去办事时，夏尔总算起了床，吃着额外款待他的牛油面包。听到葛朗台回来的声音时，欧也妮、她的母亲和女仆拿侬都惊慌失措。葛朗台一看，什么都明白了：“啊！你们替侄儿摆酒，好极了！猫儿上了屋，耗子就在地板上跳舞啦。”夏尔奇怪怎么是摆酒？葛朗台把夏尔带到花园里，说出他父亲的死讯，让他看报上骇人的报道。夏尔在房里伤心哭泣。“他说不要吃饭”，拿侬说，“真是不顾身体”。主人回答：“省省我的粮食也好。”

夜里，葛朗台想好了一套阴谋诡计，要开巴黎人的玩笑，捉弄他们，既挽回亡弟的名誉，又无须花他一个钱。第二天，葛朗台请篷风先生吃饭，轰动了全城。他从一个犹太人那里学到一套装耳聋和口吃的本领，把自己的思想深藏起来，让人家猜不透他的真主意。篷风先生以为刁奸的老头选定了自己做女婿，可上了当。

“你你你……说破破破产，在……某某些情形中可……可以……由由……”

“可以由裁判所出面阻止”，篷风先生以为抓住了老头的思想呢。

葛朗台又是结结巴巴，又是捧住耳朵，让篷风先生说出了自己要表达的想法：由商务裁判所宣告清理，避免破产的坏名声，派人到巴黎去，找到最大的债主，以协议的方式付款，把债券全部赎回，把付款的期限暂缓；他不能分身，篷风自愿代他一行。格拉桑一家赶来了，银行家太太争着要替葛朗台到巴

黎去办这件事。

半夜里，欧也妮听到拿依出门的脚步声和几匹马嘶叫的声音。她看到老头和拿依运走了一只木桶。原来他把家里的金子送到昂热去抛售，换回一笔库券，作为买公债的款子，趁金价暴涨的机会又赚了一笔外快。欧也妮发现夏尔一封未写完的信，那是给他的情人安奈特的诀别信。她决定把父亲历年给她的金洋古币送给堂弟当盘缠。当她拿着钱袋回来时，夏尔醒了，他不肯收下。欧也妮跪了来说：“你不收，我就不起来！”夏尔投桃报李，也把母亲留给他的金梳妆匣送给了她。

欧也妮进入了爱情的春天。爱情的开始与生命的开始，颇有些动人的相似之处。我们不是用甜蜜的歌声与和善的目光催眠孩子吗？我们不是对他讲奇妙的故事，点缀他的前程吗？希望不是对他老展开着光明的羽翼吗？他不是忽而乐极而涕，忽而痛极而号吗？他不是拼命要抓住时间，急于长大吗？恋爱是我们第二次的脱胎换骨。在欧也妮和夏尔之间，童年与爱情简直是一桩事情：初恋的狂热，附带着一切应有的疯癫，使原来被哀伤包裹的心格外觉得欣慰。

夏尔挽着欧也妮坐在花园的胡桃树下的破凳上，对她说：“没有好几年我休想回来。亲爱的大姊，别把你的一生跟我的放在一起。我可能死在外边，也许你有机会遇到有钱的亲事。”“你爱我吗？”她问。“噢！我多爱你。”“我等你，夏尔。”他们交换了一个最纯洁、最温馨、最倾心相与的亲吻。最后几天在山盟海誓中度过。送别时，欧也妮望不见夏尔挥动的手帕，说道：“母亲，要有上帝的法力多好啊！”

6个月过去，在格拉桑的斡旋下，巴黎人把转付出去的葛朗台债券清偿了；又过了9个月，每个债权人得到变卖亡故人的证券、动产、不动产及其他47%的款子。葛朗台兄弟的信誉无懈可击，随后，老头对债权人的追索要求置之不理，一拖再拖。

欧也妮在书店买了一张环球全图，钉在镜子旁边，以便能一路跟堂兄弟上印度，早晚置身于他的船上。早上，她坐在胡桃树下出神，想着将来。这是孤独的爱情，持久的、真正的爱情。

1820年1月1日，葛朗台在公债投机中完全成功，心情愉快。他在给女儿一个金币之前，先要看一看她的所有储蓄。欧也妮说她的金子没有了。

“欧也妮，你的金洋怎么啦？”他扑上去大吼。

“父亲，”女儿在葛朗台太太身旁跪了下来，“妈妈难受成这样……你瞧……别把她逼死啊。”

葛朗台太太平时黄黄的脸完全发白了，声音微弱地说：“我要死了。”拿依和欧也妮赶紧把她扶进卧房。葛朗台把欧也妮再叫下楼来，逼问她把金子给了谁，跺脚，诅咒。他认为是给了那个油头粉脸的坏蛋，欧也妮却声色不动。葛朗台说：

“你就拣我最心疼的事伤我的心，你不屈服，我就不要看见你。到房里去。我不许你出来，你就不能出来。只有冷水跟面包，我叫拿依端给你。”

欧也妮溜到母亲房里，葛朗台过了一会儿也跟了进去，吼道：

“她没有父亲了！怎么，你不在自己房里？赶快，去坐牢，坐牢，小姐。”

欧也妮站起身子，高傲地望了父亲一眼，走进自己的卧房。她一进去，老头儿把门锁上了。

葛朗台太太病情一天一天的严重，可是什么都不能使老箍桶匠的心软一软。他顽强，严酷，冰冷，像一座石头，不理太太为女儿说情。后来，全城都知道从元旦起，葛朗台小姐被父亲软禁在房里，只有清水面包，没有取暖的火。于是葛朗台的行为动了公愤。他走在街上，每个人都在背后交头接耳。

公证人克罗旭有一天告诉葛朗台，只要他太太过世，欧也

妮有权利要求分家，她能继承母亲的遗产。这句话对葛朗台宛如晴天霹雳。况且分起家来的手续费要三四十万法郎。想起要分家，葛朗台禁不住说：“那简直是抹自己的脖子。”他决意向欧也妮屈服了。他轻手蹑脚走进妻子房里时，母女二人正在看夏尔的梳妆匣。老头一见金子，便好似一头老虎向一个睡着的婴儿扑去，把梳妆匣夺到手里。他想用刀子撬一块金板下来。欧也妮跪下哀求父亲别这样做也没有用，于是抓起一把刀子，以死相威胁。葛朗台太太晕过去了，这才使老头放弃了打算。可是，葛朗台太太像秋天的树叶一般脆弱，不久撒手人寰。

葛朗台病得很厉害，常在女儿面前哆嗦，别人以为是他年纪太大的缘故。到了全家戴孝那天，老头的古怪行为有了答案。葛朗台当着公证人的面，提出让欧也妮放弃继承权，每月付给她一百法郎。欧也妮同意了。葛朗台热烈地拥抱她，把她搂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得啦，孩子，你给了我生路，我有了命啦；不过这是你把欠我的还了我：咱们两讫了。这才叫公平交易。人生就是交易。我祝福你！你是一个贤德的姑娘，孝顺爸爸的姑娘。”

老头尽管硬朗，也觉得需要让女儿学一学管家的诀窍了。连着两年，他教欧也妮吩咐饭菜和收账。他慢慢地把庄园田地的名称内容，陆续告诉了她。第三年上，他的吝啬作风把女儿训练成熟，变成了习惯，于是他放心大胆，把伙食房的钥匙交给她，让她正式当家。

1827年，葛朗台瘫痪了。从清早起，他叫人把他的转椅在卧室的壁炉与密室的门中间推来推去，守着这个家。弥留之际，他让欧也妮把金路易铺在桌上，几小时盯着。有时他说一句：“这样好让我心里暖和。”脸上的表情仿佛进了极乐世界。做临终圣事时，欧也妮流着泪吻着他已经冰冷的手。

“父亲，祝福我啊。”

“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账！”

到了 30 岁，欧也妮还没有尝到人生的乐趣。她的堂屋里每天晚上高朋满座。她就像一个王后，人家对她谄媚，比对所有的王后更巧妙。在这期间，夏尔贩卖中国人、黑人、儿童，放高利贷，贱价收买海盗赃物发了财。他早已将堂姊置诸脑后。1827 年，他带着价值 190 万法郎的金屑回到法国，因受到能出入宫廷的引诱，要同德·奥勃里翁小姐结婚。他给欧也妮写了一封信，附上一张汇票，归还她的馈赠，并索取梳妆匣。消息早已传遍全城。当晚，客人散尽之后，欧也妮把德·篷风先生留下，提出只要他让她婚后保持自由，可以答应嫁给他。德·篷风表示“赴汤蹈火都可以”，“我一定做你的奴隶！”她让他到巴黎跑一趟，为夏尔还清债务，并交给堂弟一封信。德·篷风告诉夏尔，欧也妮有 1700 万财产。夏尔后悔莫及。

德·篷风想独吞家产，他与欧也妮的婚约上写明，夫妇一方身故，财产归另一方。但上帝洞烛幽微，德·篷风太太 33 岁上做了寡妇。她虽然常常慷慨解囊做善事，但保持了父亲的作风，金钱盘算也沾染了这个感情丰富的女子。她的再嫁又提到日程上来。

◎分析与评价

小说最大的成就是塑造了一个吝啬鬼典型。巴尔扎克选取了一系列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来表现他的怪吝性格。葛朗台阴森森的老房子年久失修，楼梯踏级都被虫蛀坏了，女仆差点摔了跤，他还怪她不挑结实的地方落脚；每一顿饭的面包食物、每一天要点的蜡烛，他都亲自分发，一点儿不能多；女儿生日那天，有客人来，只不过多点了一支蜡烛；他限制妻子的零用钱，连别人送给她的一点私房钱，也要想方设法刮走；来了亲戚，他不让加菜，吩咐佃户打些乌鸦来煮汤；妻子卧床不起，他首先想到的是请医生得破钞。葛朗台的吝啬渗透到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中。这种吝啬的可恶在于贪得无厌地追逐金

钱。在他的心目中，金钱高于一切，“没有钱，什么都完了”，看到金子，占有金子，成了他的嗜癖。他的侄儿夏尔知道父亲破产后自杀，痛哭不已，他便觉得这孩子把死人看得比钱还重，真没出息。他瘫痪之后，坐在转椅上，整天让人推着在卧室与库房之间转来转去，生怕有人来偷盗。临死前他让女儿把金币铺在桌上，长时间盯着，感到心里暖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叫女儿料理好——到阴间去向他交账。巴尔扎克把资产阶级嗜钱如命的本质刻画得淋漓尽致。葛朗台的形象是对资产阶级金钱拜物教的生动写照。重要的是，巴尔扎克通过这个人物，写出了法国大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发家过程，揭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聚敛财富的特点。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葛朗台只是一个富裕的箍桶匠。共和政府时期，当局标卖教会产业，他用钱贿赂了标卖监察官，贱价买到了当地最好的葡萄园、一座修道院和几块分租田。有了产业作为后盾，他便登上政治舞台，见风使舵，成了共和党人，当上索漠的行政委员。他利用职务的方便，向军队承担一千多桶酒的生意，又把另一处修道院产业弄到了手。他当市长时修筑了几条公路，直达他的产业地，大大便利了自家产品的运销。仅仅十几年，他便一跃而为索漠的首富。巴尔扎克说过，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葛朗台。这个通过政权更迭大发横财的暴发户，是大革命后得势的资产阶级的代表。复辟王朝时期，他获得了更快增长财富的机会。他鼓动大家压着酒不卖，自己却偷偷与外国商人洽谈，以高价成交，从而使国内市场酒价下跌，把所有的人都坑害了。他像条巨蟒，“长时间窥视着猎获物，然后扑上去”。他的聚敛财富和发家的历史充满了血腥味。

巴尔扎克对吝啬鬼形象的发掘还表现在写出了人物的时代特征：葛朗台懂得商品流通和投机买卖的诀窍。在必要时他毫不犹豫地抛出黄金，买进公债。他看准公债落价时买进，等到涨价时再抛出。公债投机是刚刚出现的一种金融投机活动，内

地人不相信能靠此发财，而葛朗台不但弄明白了，而且精于此道，使他的财产成倍增加，达到 1700 万法郎，相当于今日的亿万富翁。他买了公债后，为充实财库起见，把草原上的树木砍掉，准备种植饲草，因为干草收入更大；他在河道浅水处栽种白杨，这样可以不用纳税。这些行动说明他懂得资金周转和经营品种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他还精通债务关系，利用自己和格拉桑的商业信用，骗取了他弟弟的债权人的信任，把他们应付过去。他假装口吃和耳聋，使银行家篷风先生上当。他既是大土地所有者，又是个金融资本家，他的得势反映了复辟王朝时期土地、金融资产阶级实际主宰一切的社会现实。

此外，女主人公欧也妮悲苦的命运也写得相当动人。这个善良的姑娘对爱情充满了真挚的感情和天真的幻想，夏尔的负心使她的希望幻灭，她是金钱腐蚀人心的牺牲品。巴尔扎克没有忽略葛朗台对她的培养和影响，使她冷眼看人生，在宗教中寻找寄托，这是现实主义者细致的描写。夏尔从花花公子变成一个不择手段发财致富的卑劣商人，只重实利和地位、不讲感情的市侩，描写笔墨经济，颇有力度。

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是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内容。小说围绕欧也妮的婚事，展开了一幕幕勾心斗角的场景。在小说中，克罗旭家为一方，格拉桑家为另一方，彼此为争夺欧也妮的巨大家产而明争暗斗。克罗旭是个老奸巨滑的公证人，他的兄弟是当地神甫，他们的侄儿是初级裁判所所长；格拉桑则是银行家。这两家都是富户，双方都有势力，旗鼓相当。夏尔的到来给这场争夺战掀起了波澜。欧也妮爱上了堂弟，临别时以全部金币相赠，演出了一场“没有毒药、没有尖刀、没有流血的平凡的悲剧”：葛朗台勃然大怒，把欧也妮关在房里，只许她吃清水面包。他把平时钟爱女儿的脸面放了下来，一时之间父女关系荡然无存。曾经奢谈“从今以后，应当是感情高于一切”的夏尔，等到发财以后便公然宣称：

“我只想为了地位财产而结婚。”篷风听到能与欧也妮结婚，激动得哆嗦，连声表示“赴汤蹈火都可以”，“我一定做你的奴隶”。这些描写入木三分地暴露了金钱的罪恶，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

在艺术上，小说以环境描写和人物语言个性化著称。一开卷，索漠城的日常风光历历如在目前。葛朗台的住宅的破败寒酸景象，衬托出它吝啬的主人。小说的环境描写，生动地再现了法国 19 世纪 20 年代的外省生活，那里虽然比较保守，但资本主义的风气早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巴尔扎克擅长环境描写，他认为一个典型环境，可以反映出整个社会的面貌，正如动物的化石反映了一部生物史一样。小说确实成功地反映了“整部法兰西历史”的一个断面，再现了典型人物借以活动的舞台。

人物语言个性化是小说的又一鲜明特点。最精彩的是葛朗台的语言，完全符合他的性格。兹举一例。拿依要上街买肉款待夏尔，葛朗台对她说：

“不用买了；你慢慢给我们炖个野味汤，佃户不会让你闲着的。不过我得关照科努瓦耶打几只乌鸦，这个东西煮汤再好没有了。”

“先生，乌鸦吃死人可是真的？”

“你真是个小傻瓜，拿依！它们还不是跟大家一样有什么吃什么。难道我们就不吃死人了吗？什么叫做遗产呢？”

这段绝妙的对话，把分文不花就能得到的乌鸦与买肉、把吃人与分遗产联结起来，既写出了葛朗台的吝啬，又写出了这个大资产者的歹毒、凶狠心理。

正如巴尔扎克所说，这部小说是他“最完美的描绘之一”。它对资产阶级的发家过程、本质特征和金钱的罪恶作用的揭露，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巴尔扎克对七月王朝感到极大的失望，发现七月革命被大资产阶级叛卖了，中小资产阶级连革命

成果的一杯羹也分不到。小说表达了作家对金融资产阶级独霸统治的愤懑。

◎阅读与思考

1. 巴尔扎克用什么方法来刻画葛朗台的吝啬形象？
2. 除了白描手法外，对话在描写人物中起了什么作用？
3. 如果说，作者对葛朗台采取批判态度，那么，他对欧也妮采取什么态度？他怎样描写她的爱情心理和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小说结尾她有什么变化？
4. 《欧也妮·葛朗台》对资产者的本质做了哪些揭露？这种揭露在当时具有什么现实意义？
5. 作者对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描写，表现在哪些方面？你如何看待金钱的作用？
6. 《欧也妮·葛朗台》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7. 为什么巴尔扎克十分重视环境描写？
8. 在你看过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有过哪些守财奴形象，你能做些对比分析吗？

（郑克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商务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协会副会长，上海作协理事；著有《法国文学论集》、《现代法国小说史》等；译作有《蒂博一家》、《基度山恩仇记》、《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等。）

欧也妮·葛朗台

最能为本书增光添彩的便是你的形象。在这里，希望你的芳名如同一支曾经给人带来过幸福的黄杨枝条，为了护卫家庭，不知来自哪一棵树，然而宗教已经圣化了它，虔诚的手已经使之得到了更新，因此它四季常青。

巴尔扎克